

9_疾病的拉扯，勞動的進退

挺仔、雀仔二老居住的老宅已經斑駁，木窗綠漆褪成淺淡藍白，邊廂門房破落，角落雜物積灰，舊傢俱也與房屋一起經歷久年，如慵懶老者午覺，倚靠牆側。

在他們居住的這一角對面，灶竈（tsàu-kha）¹已無燒菜香，陽光透過破窗孔隙，斜斜在廚房中央定期落下暈黃光彩，偶有覓食闖入的貪吃橘貓，小心翼翼踩踏在頹圯木件之間，微塵隨金光漫舞，十分魔幻超現實。破損的房屋似乎反覆誦唱著：一切塵歸塵、土歸土，終究安寧。

這兒夏天懊熱，家家戶戶靜悄悄，大多數人不是在床上酣然，就是在客廳坐椅上打盹。不過雀仔卻反其道而行，每日午後，她便坐在曬穀埕上一角，埋首於浪花般層層疊疊的漁網，一圈一圈，一層一層。嬌小的她，彷彿在海裡行舟，只有佝僂隆起的背，如汪洋中一張豎起的帆。當我從午覺裡甦醒，跟著鞋、拖著腳步，她身旁的成品已經十有七八。

隨夕陽西斜，天光在她身上投射不同角度的光輝，有時是金燦燦的側面，有時在她背上圈出一朵光亮的花。因為熱，她常常變換位置，陰影處裡，她彷彿融化在層層的浪裡。

我才毋是閒人！規工攏咧揸拚！²

雀仔人如其名，如小雀一樣鎮日忙活，勤快家務事、田事，還有各種雜工。她喜歡說話，有人的時候說，沒人的時候也說，話說得多又快、快又好，串串俚語，生動非凡。高齡八十有三的她，仍努力在生活裡填塞各種工作，時常告訴外地返鄉的子孫：「我才毋是閒人（îng-lâng）！規工攏咧揸拚（tshia-piànn）！」

她的童年艱辛，那根深柢固的生存緊迫感，似乎跟著她一輩子。

雀仔總是不停地做事，一刻也閒不下來。若有漁網可織補，她便不會午覺。像在和時間拚鬥，每一次都要在速度上追求超越。午後若補好四張網，她便欣喜滿足。雖然渾身疲憊，夜晚得拿舒筋霜揉一揉手腳，但肯定能一夜好眠。

時至今日，織補工多半凋零，像雀仔這樣的工人，村裡一隻手就數得完。台西村那間漁網織補工廠依舊存在，經營者已經從挺仔的父親頂仔，傳到頂仔的孫子一代。只是織補的工作，從以前棉線製成的漁網，改為由塑膠繩線穿成，亦有機具協助編製，業務也擴展出醃菜網、籃球網等各式網具。

¹ 廚房

² 我才不是閒人！整天都在車拚！

偶有外地工廠慕名而來，對著雀仔說：「我揣真久，才揣著遮，聽講遮閣有人會曉補！」³雀仔每回聽見此話，總是樂呵呵笑，既驕傲又大器地向對方表示：「若有網仔，就提來！」

於是網子一車又一車載來小小的三合院，每回都在宅院右側無人居住的廊下堆積如山。工廠主說：「有閒的時做，就好矣，我過一站仔才閣來提。」⁴但雀仔總是在網子一載到的當口，便整日投入縫補漁網的作業，幾乎是不眠不休的架勢。據她的說法：「我人就閒閒，加補一張，就加趁一張的錢！」⁵

雀仔的技術確實高超，工作時，手部動得飛快，穿線之間毫不滯留，身體餘部幾乎無甚動作，只是支撐。漁網上的經緯如工廠的生產線，一格一格以規律迅捷的節奏輪替。一張漁網平均一個小時能補完，雀仔一天最多補七、八張。

除了隨日頭（lit-thâu）西斜、為躲避陽光而起身挪動位置，她整個下午就坐在一張有靠背的小凳子上，旁邊只有裝著剪刀、梭繩等工具的一個生鏽乖乖鐵桶，渾然不覺時間流逝。

織補雖不算耗力，長期坐著，也會坐出些職業病，對高齡的老人家來說，更是無可避免。雀仔在工作結束後，常常嚷嚷著手腕疼痛僵硬、背脊彎曲不直，甚至剛從椅子爬起來便頭昏目眩，搖搖晃晃，快要跌倒。

兒孫見到雀仔如此，總是力阻，要她不要再接織補工作了。但她沒有理會兒孫意見，只轉頭向工廠主討了更高的價格。停滯數十年的價格終於在人才凋零的現時，不得不有所更動：從一張網三十五元，漲到一張網七十五元。

以兒孫角度來看，雀仔根本不需要花那麼長的時間，把自己搞得渾身痠痛，去賺取那點微薄利潤。確實，以市場價值衡量，織補工作的投資報酬率甚低，沒有賺頭。在一般人眼中，這只是被「剩下來」的工作。但對於高齡者來說，這項工作所涵括的意義卻遠不止於此。

金錢收益雖是雀仔的動力來源，但織補工作所牽連的時間、體力投入與產出回饋，才是她能夠持續日常生活的原因。能夠從事織補工作，是一種勞動價值的體現，不僅替代了因為不去田間工作而空下來的大把時間，也是雀仔證明自己仍具有生產力的方式，她可以從中感到付出與收穫的成就感。

「本來我閣想欲講一百，伊就無愛。」⁶某次一位常配合的工廠主交貨時給了她七千五百元，她一邊數算、一邊喃喃唸著。話雖這麼說，她依舊在每批漁網完工以

³ 我找很久，才找到這裡，聽說這裡有人還會補！

⁴ 有空的時候做就好了，我過一陣子再來拿。

⁵ 我人就閒，多補一張，就多賺一張的錢！

⁶ 本來我還想談一百，他就不要。

後，興高采烈地數算收穫，並斜倚紗門邊，開始翹首盼望著滿載漁網的下一輛貨車到來。

雀仔喜歡自己忙碌有事做的日子。

農事當「迺迺」⁷

除了漁網織補工作，挺仔在離家五分鐘的馬路邊那口田地上，為雀仔留了一小角落給她種植蔬菜，供自家食用。雀仔只有晨昏過去澆澆水，大多時間待在家中忙於家務、打理屋後的菜園。

挺仔自己本人則依據時節，種植玉米、蒜頭、番薯等作物。他總是一大清早天未亮，就起身下田，除午飯及飯後休息時間，日間幾乎都在這裡度過。

前些年雀仔還有些力氣下田時，兩人各做各的，偶爾有些農務上的拌嘴。如今隨著年紀漸大，雀仔的田務漸有減少，田地也劃分得更明確——她只有角落那塊菜園與後院一小片田地，倒是減少了吵鬧的機會。

挺仔在這幾年間，雖然仍舊輪番種植水稻、花生、乃至蒜頭、玉米等等，卻也不時有些田地休耕。問起他日日天未亮就出門，在忙什麼？他總是回：「咧迺迺 (tshit-thô) 啦！」

農事的勞動圖景宛若拼貼。田中雜務甚多，諸如購買器械與種苗、播種、施肥、除草、噴藥、採收、揀選、裝袋、曬乾、交易……五花八門，像挺仔這樣因為年事漸高而無力負擔所有農活的老農人，往往在龐雜的項目中維持自己尚可應付的日常照料，餘下便倩工 (tshiann kang)⁸完成。

「迺迺」雖是自嘲，其實也是挺仔將自己與其他「正規勞動者」區隔開來的說法。勞動是這一代作穡人踐行的生命價值，庄內人 (tsng-lāi-lâng) 往往據此衡量能力高低，乃至勾連至道德品行的評價。挺仔的「迺迺」正是將自己從賽場上退出，表明自己現在的狀態不宜以勞動成果的豐碩與否來評價。不過，庄內人見著我，仍總是說一句：「恁阿公真勢！猶咧作穡！」⁹

每逢聽見這種稱讚，我的心情總有些複雜。身為晚輩，看見阿公仍保有下田的力氣，當然為他開心，但我卻也總在傍晚五、六點鐘，頻頻望著路口處，直到見到他晃悠悠地騎著腳踏車歸來，才終於能夠放心。

⁷ 玩耍

⁸ 請工人來做

⁹ 妳阿公真厲害！還在下田！

變故突生

二〇二〇年春天，挺仔在田間搬運重物時不慎閃到腰，時逢農曆年節，親戚、子孫回鄉，問起挺仔的農務安排，他只說：「跤手（kha-tshiú）無做主矣。¹⁰」他養成了新的習慣，每日傍晚洗澡後，就坐在屋簷陰影處拍打足部，說是有助改善「跤麻（kha bâ）¹¹」。

年後他連跑醫院、開始復健，醫生囑咐挺仔需要休息大半個月，哪裡都不能去，卻偏偏遇上收成蒜頭的當口。挺仔心急如焚，每每躺在椅上惦念著要在蒜頭枯死前挖出、趕緊裝箱販賣。同時間，病痛仍折磨著他，他鎮日坐在家中，不時喃喃唸著：「時間欲到矣」、「猶閣有西北田愛落肥（lòh-puí）」、「規氣田內予伊放放去」……雀仔在一旁忍不住心疼：「咱會使沓沓仔作（tàuh-tàuh-á tsoh）啊，無，嘛愛請別人來鬥相共。哪有佈田了後就放放去的。」

照料農作物猶如悉心照料孩子，怎可半途而廢？在勞動者眼裡，田地應該被打理得當，不可任由荒草蔓生。況且，田裡的風景一覽無遺，大家都知道誰家的田地，在何方、也清楚各家的種作情形。若放任農作物枯死田裡，可是會被說閒話。

雀仔原先已經鮮少去田裡幫忙了，見挺仔狀況如此，馬上投入搶收蒜頭大戰，呼叫原先的放伴夥伴、厝邊頭尾幫忙，每日早出晚歸。

「無，真正欲予放放去？真毋甘呢。¹²」子孫力勸雀仔注意身體，她不耐回覆：「本來就是愛一直作穡，作甲無法度作。若攏無咧振動（tín-tāng）就好袂起來矣。¹³」

雀仔年輕時候，身材圓潤，渾身是長期農務下鍛鍊出來粗勁有力的結實肌肉。來到高齡，整個人越見減縮，本來身高便不高的她，如今真是如同一隻小雀仔，吱喳之餘，兩隻細瘦的小腿套進雨鞋裡，總是填不滿空隙，仿如孩童穿上大人衣物一樣。驚奇的是，她仍有巧力，可以順暢走在泥土地上；提起一隻寬度比她更寬的澆花器，她還能單手在小菜園間巡邏澆灌而不費力。

在雀仔堅持奮力到底，振臂疾呼各路幫手之下，挺仔的蒜頭果真全部收成完畢。

然而，才剛度過春天的劫難沒多久，夫妻倆旋即又迎來下一個挑戰。

二〇二〇年夏天，兩人的小女兒回鄉，臨走前，雀仔忙著打包蔬菜食物，進進出出，就在曬穀場上與小女兒對撞，直接往後仰倒在地。匆忙送醫後，開始了漫長的療養。

¹⁰ 手腳不做主了。

¹¹ 腳麻

¹² 不然真的要放著不管嗎？很捨不得吶。

¹³ 本來就是要一直下田，做到無法再做。如果都沒在活動就好不起來了。

雀仔事後回憶：「我感覺家己已經飛甲足遠矣，是伊（小女兒）共我摸牢（giú-tiâu）咧，愛我毋通閣直直行。¹⁴」巨大的撞擊將她的記憶攪得破碎零亂，隨之而來的的身體疼痛，逼使她不得不放下一切田務與織補工作，專心靜養。

最初幾個月，她得仰賴旁人幫忙洗澡、換衣服、上廁所，幾乎無法出門。挺仔本來一直回復不到閃到腰前的幹勁，因雀仔受傷，他似乎比從前更賣力了，子孫都說他簡直是「奇蹟的復原」。

挺仔擔起了照顧妻子的責任，每日下廚、打理日常，不再說著自暴自棄的話，而是沉默起來，每日注意雀仔灌骨針的時間點，田事、家事運行得宜。先前挺仔受傷時的無所作為，彷彿只是力量沉潛蓄積，待時機到來便厚積薄發。不過，由於長年務農、加上受傷，他的身形也愈發佻瘦了。

雀仔的復原過程，牽動了日常生活中的物質配置改換，以及她與子女的關係。雀仔要定時就醫，必須有人攙扶，也得靠人開車載送。小女兒在雀仔傷後初期，幾乎每週都留鄉照顧父母。她是個勤於照顧環境的人，自從接手家務工作，就開始整頓過去因老人家無力打理而顯凌亂壞損的屋宅內部：買了一台新的洗衣機，將雀仔平常習慣歇息的座椅鋪上軟綿綿的坐墊，讓她不必起身移動，而能整日安歇於此；同時也清掃廚房內外，將雜物收拾妥當，以免造成路障，又在昏暗廊上安上一盞感應式照明燈，防止晚間看不清路再有跌跤。

這樣過了幾個月，雀仔頭部的傷已然好轉，手骨卻仍使不上力，怎樣都無法像傷前活動自如。看了漢醫，也持續復健，卻似乎成效甚微。她常一臉愁苦，無奈嘆息：「就按呢矣啦。」

因為受傷，雀仔忙碌充實的日子，倏忽間被抽取一空。因為活動不便，她整日都躺在椅子上，有時暗自神傷，漸漸不想進食，也不願鄰居朋友來訪，說自己這樣「袂用得見人¹⁵」。家人輪番陪著她說話，她的精神卻不見好轉。

傷後日常是無常

傷後一年，雀仔終於能夠走動，單手提得起鍋鏟，也能拜訪鄰人。雖然手部仍然無力，但臉上笑容漸多。原以為情況就要好轉，誰知旋即遇上嚴重疫情，鄉人遍地恐慌，人人緊閉家門，連院落也不願踏出。往常到鄰家串門子的習慣被迫終止，子孫千叮嚀萬囑咐，要自家長輩出外必戴口罩，沒事不要出門。

受傷後，雀仔不再去田裡，因為腿骨漸漸無力，連騎腳踏車都喊疼，甚少外出走動。雀仔只能盼望著她的漁網工作。可是近年補網的工作量也少了，她無聊的時間越來越多。因為行動能力有限，往往只能坐在廳裡放空，偶爾拿起手機、點開

¹⁴ 我感覺自己已經飛到很遠了，是她（小女兒）把我抱住，要我不要一直往前再走。

¹⁵ 不能見人

YouTube，喃喃說著「我欲看囡仔（gín-á）」，一邊這樣說、一邊伸出食指滑動螢幕。這是她的兒女教了多次以後她總算學會的成果。就算不識字，也能看影片消遣。她一向喜愛年齡稚幼的孩子，他們天真無邪的可愛模樣，總會讓她露出開懷又溫柔的表情。

二〇二二年間，又一波疫情竄起。雖然彼時鄉間的氣氛相對鬆弛了些，村民不再足不出戶，但時值炎熱暑夏，雀仔想到要戴口罩就不願出門。她的手部仍然無力，加上脊椎與腿骨退化，常常疼痛。醫生只能開止痛藥、肌肉鬆弛劑、維生素 B 群，建議她吃「挺立」，並囑咐她每天做復健運動。可是，這些藥物的副作用甚強，雀仔吃了以後，往往數日昏沉，大睡不止，不分白晝黑夜。清醒時就搞不清現實與夢境，常常含混不清地說起不在的人物、逝去的場景，以及根本沒有發生過的畫面。

「若是食漢藥（Hàn-iòh）可能會較好」。不只一次有人如此提議，但這首要解決的就是交通問題，兒女各自在外地安家落戶，沒有人可以週週一、三、五接送她到二林看醫生。挺仔年紀也大了，雖然還能騎機車馳騁路間，大家總是擔心，雀仔也不敢讓他載。公車因疫情而縮減班次，她不願意在那裡等一個上午才能回來，加上診所離公車站太遠，走路相當勞累。如果交給鄉間私人營運的白牌車，一趟來回便要六百元，實在太貴了。

在我書寫的當下，這些變化轉瞬間在眼前發生。今早我捧著一小杯牛奶給她，她低頭垂眼接過，沒有回話，只單手抓著杯底慢慢地傾斜杯緣，頭仍然低低的。汁液從她嘴角留下，我忍不住說：「你頭愛擡起來啊！」¹⁶一邊拿著衛生紙拭去衣服上的污漬。雀仔抬高了幾不可見的角度，非常緩慢地持續著，整個頭埋在不鏽鋼馬克杯裡。我只能從上下滑動的喉頭確定她還沒睡著。

「哪會想著退化會遐爾緊¹⁷」挺仔小聲唸著。他仍維持每日下田的習慣，但因為雀仔嗜睡、經常磕磕撞撞，挺仔越來越擔心，便經常待在家裡看著。雀仔煮飯時，他會搶過去煮；吃飯時，為減少她起身爬起的疼痛，便端著夾好的飯菜給她。

「伊無愛食飯，曷（ah）有法度」¹⁸，子孫偶爾電話遠距關心時，挺仔只是這樣念叨著，務實地做他能做到的，盡可能讓她舒服些。

後輩總催著雀仔要多走、多動、多吃東西，盡量心情樂觀些、不要想東想西。可是對雀仔而言，投入勞動的身體條件如今越來越嚴苛，每每努力從一趟菜園回來，

¹⁶ 妳頭要抬起來啊！

¹⁷ 哪想得到退化會這麼快

¹⁸ 她不吃飯，也沒有辦法

腿骨就痠疼不止。她常常一邊推著藥膏、一邊哀哀抱怨著：「做死，這跛腿是按怎、我無路用矣。」幾次以後，雀仔本人與旁觀的家屬，才在不同的時間點漸漸明白，她已經不能再勞動了。

出於對健康的顧慮，家人易視她為「囡仔款¹⁹」，她自己也容易如此自嘲。不只是雀仔，整個社會環境在各種與高齡者的互動之間，時常有意無意顯現出這種態度——高齡者是需要有人看顧、需要被檢視行為的對象。原因很複雜，中間總是投射著家人的盼望、主流社會對於「健康」定義的標準，以及對「老年」的隱約恐懼。一方面，兒孫希望看見高齡者妙語如珠的活潑樣子，希望他能保有成人的健康活力；同時，期望卻也如同迷霧，讓人看不清高齡者的真實情境。高齡者的真實需求，常常經歷一番拉鋸、抗議與行動展示，才能顯現，並與家人達成平衡。

家屬對雀仔懷抱著能夠盡量維持生活自理的期待。但是，生活自理的範圍如何拿捏，在實際情境中卻是充滿困難的進進退退——當她的體能好一些，就能多做點事；體能差時，一切幾乎癱瘓。旁觀者究竟是要盡量維持她對生活的責任，讓她緩慢地為植物澆水、有力氣時為家人煮飯；還是相信已經到了不可逆的階段，轉而接手一切，迫讓老人家靜養？對雀仔來說，在她精神恍惚，難以應答時，她又如何表達自己？這些困難，都不是發生的當下能夠決定的。家屬只有仰賴著對她平日行為與個性的知悉，在照顧她與放手之間慢慢摸索著平衡。

起伏的照護實踐

高齡的生活瞬息萬變。隨著身體機能衰退，努力維繫勞動生活的「作穡人」雀仔，如今慢慢成為她口中「無路用」的「閒人」。事實上，即使是一輩子被人誇讚「斲人」，也無人有能力抵抗身體邁向老化與死亡。生命原本就不是自己完全能控制，因此所有高齡者在老年階段幾乎都面臨著共通的課題：病況的浮動性。

那些甚至難以命名的病痛，只能以「衰老」統括稱之的病狀，在許多人的身上反覆重演。無論是當事者、照護者或親近旁人，都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出應對之道。在積極面對病痛的當下，一邊接納可能「好袂起來」、無法「恢復正常」，在能力所及範圍內，盡量減輕痛苦、延長身體運轉的機能²⁰。老年的「健康」不是理性醫療體系中以數值評估出來的絕對健康，而是不那麼完美的、進進退退的，能夠維持日常生活運作的某種適切、平衡的狀態。

我想起那日陪著雀仔回診，見一位阿媽在做過檢查以後，醫生以輕鬆的口吻說：「阿姨，這擺98分，閣差一點點喔！」護理師則馬上接口，詢問她最近是不是失眠？並叮囑應該少吃什麼、多吃什麼，一邊與阿媽開玩笑，減緩她的焦慮。

¹⁹ 孩子樣

²⁰ Mol, 2018 [2008].

老年人的照護實作中，不要求次次完美的數值，而是一次次的調整，一次次協助釐清狀況，然後試著落實於日常裡。保持開放、盡量做到、下次再調整。沒有任何手段能確保達到樂觀的成果，在生命的晚期，人們得學著接受事實不如人意，而所有的計畫與預想，都可能面臨峰迴路轉。

但是，接受高齡的處境不為人所能完全控制，就沒辦法如同年輕的生命一般富有朝氣、具有價值嗎？作為一個旁觀的親人，如果能夠看見高齡者在這些變動之中，仍具有找到生活重心、言笑晏晏的力量，應當會和我一樣，感受到生命的韌性。這種力量不是全然綻放的、大張旗鼓地宣示與誇耀，而是更深沉的、更細微的，如同風雨中一株柔軟的草。

病痛全面侵襲的當口，雀仔半閉著雙眼，因為腿腳無力而靠坐在櫃子旁，懷裡揣著拐杖，手指撚抓空氣，問她在做什麼，她說——「我咧捻菜 (liàm tshài) 啊！」隔一日，她體能稍有恢復，精神清明，又開心地詢問我：「今仔日中晝煮啥？」

15 終章

歷經寒暑數十載，在動盪不安之中出生成長的這一世代，一個一個彎下了腰，慢慢停下了腳步。人在世時如石入水，水波陣陣；去後，又如輕煙，雲散了無痕。然而漣漪依舊持續，在生老病死的照影裡，不只攸關個體生命的有無。描繪這些人如何生長、如何衰老，就像是在野外拿著放大鏡觀察植物的莖管葉脈，以極近的視野意圖趨近構造如何組成，而同時又置身在澆灌著植物的風與原野裡，觀察生養它的環境。我在之中，除了觀察，同時也一併體察感受著。

最大的體察，莫過於論及老年議題，雖然是以高齡者作為談論對象，事實上談的是以這群人為核心所牽涉的日常物質部署、人物、事件、地點及牽涉的相關制度。在那一個一個環繞著高齡者所建構起來的微小世界中，所有人都在漣漪裡，以或近或遠的方式共同鳴響。這一個一個的小世界，又與整個社會相關連，因為社會就是由這些小世界相互嵌合、堆疊、組塊成形，而我們都身涉其中。

要浸入高齡者的生命經驗之中，必然得照見他們與子女的關係、看護在他們生活中的角色，以及高齡者的家居環境如何打造、照護系統與相關制度、醫療資源的輔助等等的影響。高齡者的生活狀態若有所更動，影響到的不只有高齡者本身，其子女的生活狀態必然隨之牽動，身邊的鄰居夥伴也會因此改變相處的方式。

平仔在與老母親柑仔晚年所建立起的關係之中，牽涉不少緊張，當然也有思念與放不下。環繞著這一組母子的身邊人等，也參與在其中：菊仔的身上多了一份照顧平仔的責任、平仔的兄弟擔負起照顧母親的任務，而他身邊的鄰人則多了一個談天的夥伴。不只是平仔與柑仔，雀仔、挺仔、寬仔、米仔、明昌、秤仔、全仔、樹仔，所有人亦復如是。

高齡者正在經歷的，並不是孤軍奮鬥，而是所有與他關聯者，都共同參與的過程。環繞身周的其他人同樣也是行動的主體。高齡者在生活中少不了與他人的交涉，因此常見子女／孫、看護、醫療中介等等不同角色之間的衝突與情緒，嚴重者還負擔生活中的緊張壓力。

邊緣者的傷卑

若更聚焦在台西村高齡者身上，散落在不同故事中依稀可見的，還有這群高齡者在自述時經常表達的自傷與自卑。雖然大多時候，他們往往展現出踏實開墾生活的俐落姿態，偶爾還是會在對話中流露一絲暗影——因為過去沒讀書不識字、身為不能賺多少錢又勞苦的「作穡人」、沒能供養兒女良好教育環境的愧欠，還有地處偏僻鄉野邊緣的無奈——評價自己「無路用」，常常出現在他們話頭句尾的嘆息裡。

但是，我們必須從這種自我評價中看見的，是這群人所置身的歷史性位置。在成為高齡者以前，他們是生活在農村的農民，自降生之後便沿著社會的邊緣艱辛地闢路行走，在教育、經濟與各項資源中少有優勢，且在時代高速發展的歷史中，從未留名、向來隱形。

台西村的高齡者是時代群像的縮影。在台灣，有許多像台西村這樣的農村，若行走其間，我們可能也會聽到某個阿公、阿媽說自己是「無路用的人」——面孔不同、地域環境不同、甚至語言詞彙不同，然而表達的意思是一樣的。

早年的勞動生活刀刻斧鑿地印烙於身，養成這群人內在人格的基底，並指引著他們的行動。台西村高齡者在邁向老化的過程中，普遍經歷從「作穡人」轉換到「閒人」的心理掙扎與生活調適，這也是他們最常見與子女爭執拉鋸的一項課題。子女總是希望父母停止勞動生活，顧好身體就好，但老人家卻想做到不能做為止。高齡者之所以會抱此想法，原因就在於「農民」的身分認同不僅涵括著經濟生活，而且是這群人據以安身立命的核心價值。晚年的勞動轉變，因而牽涉到的是核心價值的轉換與變動。

被他們自評為苦難的過往不只作用於過去，也成為組構現下生活的基礎。在勞動的掙扎之外，他們所歷經的家庭生養壓力、經濟窘迫、戰爭恐怖、不識字的自卑感、對兒女的期待與歉疚，都成為組構當下生活的信念——關於自己要做什麼、怎麼和子孫維持關係、乃至於在哪裡、以及如何走好最後一段路。他們總想著不拖累子孫、不花費太多金錢在健康照護上，而在決定是否留鄉、還是隨同子女居住、或者進養老院時，他們還總是一併考量子女的狀況。

因高齡所聯繫上「無路用」的評價，在晚年的照護議題中影響最巨。年齡歧視雖然不在檯面上出現，但社會中隱隱存在著排斥、恐懼高齡的情緒，除了害怕高齡可能失去自主性，還扣連上因高齡而「失去價值」的恐懼。

以外在條件與能力功績評價一個人的社會功用，或許是產生這種情緒的隱藏機制。活在世上要成為有用的人，仿若已是必然，而在重視經濟發展與物質積累的社會氣氛下，可見性的經濟與物質貢獻，則幾乎壓制、掩過了精神性的輸出滋養。高齡者的情況因此頗為嚴峻——直白點說，因為他們沒辦法再賺錢了，加以身體健康需要更多旁人支持或者照護，高齡者因此與「負累」劃上了等號。

在長為一名高齡者以後，能不能以新的方式重新詮釋「有用」的人生？即便不能像過去一樣大量生產農作養活一家老小了、即使不會讀書不懂得打電話、出遠門必須一直仰賴路人的指引，但還是可以擁有身為一個長者的驕傲。

老年階段的身體條件一定會日漸衰退，但是承認他們的身體與「正常人」存在差異，不代表社會環境可以將他們排除在外，因為人人都有近用、參與公共生活的權利。他們不該變成社會上的「他者」，成為被妖魔化的存在。在高齡化日趨顯著的當代社會中，我們更應在基礎設施、公共制度與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努力減少

他們參與的障礙，建構出友善高齡的環境，使老年生活的心理與物理空間得到更多支持。

不過，原則與實踐之間依舊存在差距，這差距也同樣存在於我的書寫與現實世界之間。關於如何對待高齡者才正確、在照護上什麼樣是較好的方式，似乎並無固定標準。也許，本書最終可以提供的，僅是認識高齡者的一些路徑，而非直通目的的解方。

身為旁觀、陪伴他們走過一段旅程的研究者，我亦見到時間帶來的轉變。不只是身體機能衰退，許多高齡者在邁向死亡的路程上，面對許多議題、該當如何處世的態度也有所軟化，並在接納變動、危機與障礙中逐漸坦然。他們在能夠努力的極限內盡力嘗試，也同時懷揣著一份對天地造化、對無常的謙卑。

「完整」的高齡人生

身為後輩，有時會忘記在事態至此以前，高齡者本身具足的完整性。他們活過了青壯年人沒有親眼見證過的歲月，在時間堆累而成的沙塔上，存留著下一代不能妄稱理解的時代經驗與生活模式。

高齡者往往超越了表象所現的垂垂老矣。在當下的時刻中，他們的行動同時摺疊著一路行來的軌跡形影——那些對應到不同年齡階段的標籤：幼童的天真爛漫、青年的桀驁不馴與中年的盤算周全。種種此刻的想法、行動，都和過去的經歷息息相關。

不過，尊重高齡者身而為人的完整性，不代表高齡者擁有全然決策的自由。現實情況是，老年生活不是浪漫的春花秋月，「願望」經常輕飄飄而不可企及。在願望與實際情形之間，往往存在著小則裂縫、大如海溝般的差距。高齡者及身旁人共同肩負的任務，就在於如何以老人家可以接受的方式，慢慢調整到能夠在願望與現實之間搭起一座橋樑。這些過程來來回回，在猶疑往復之間，總是「試試看了才知道」的持續調整。

最根本、影響高齡者生活安排的關鍵，依舊是他們的身體健康狀況。「顧身體」雖然可說是所有人年屆高齡時最主要的生活原則，但它卻因為需要仰賴行動者的實踐，而出現多樣的可能性。

身為高齡者，往往同時患有多重慢性病，更有許多醫生無法診斷出來的病痛，時刻作用著。在行走坐臥之間，疼痛的感覺傳遞著訊息，不為外人所知，卻是他們掌握自己病情的一種方式。在我與他們相處的過程中，我時常驚覺自己偶爾太輕易地自以為理解了他們的健康狀況。

事實上，最高超的醫生也無法真正掌握高齡者的病情。許多人的晚年有很長的時

間會停駐在健康與疾病之間的灰色地帶，那些大大小小的病痛、處於有點不健康又不算太嚴重的模糊情況，取決於他們有多熟悉自己的身體，體察身體病況與飲食、睡眠、活動的關聯性。高齡者致力於理解身體與日常生活部署的關係，他們必須成為最精通自己身體的專家，形塑一套如何據以安排生活的見解。

在這過程之中，身體並不是處於惰性、被擺佈的工具，不是與人心分離的客體，而是高齡者用來安排生活、調整狀態的基準，也是他們透過行動不斷與世界互動、接收資訊的直接來源。身體必須行動，在行動之中，高齡者才會發現自己還能做什麼，又需要旁人給予何種協助。他們憑藉著身體了解自己，在行動之間慢慢摸清了自己的病痛狀況，察覺怎麼去實踐所謂的「健康」生活。

抱持著「不試試看怎麼知道呢？」的心態，大概是他們在對話中不會向我訴說、卻實踐在生活中的基本原則。這一種身體力行的體察，在後來的很久很久以後我才慢慢理解。人間很多世事也許都是同樣的道理：不去抱持虛幻的希望，也不說「一定可以」，一切困難沒有什麼清晰的答案，只將狀況放置心底，在生活中感受、嘗試調整，慢慢摸索可能的途徑。

這些高齡者，一輩子仰靠身體的行動來創建生活，至老也依然據此實踐。

尾聲

本書描寫的高齡者日常，致力於從環場（spheres）視野出發，鋪陳出高齡者的主觀經驗。相較於科學實證、處於觀察位置的全球（Globes）視野²¹，高齡者日常中的環場視野，意謂著他們位處世界的中心傾聽環繞的世界，是一種直接、感知且生活的經驗。儘管永遠無法如實再現，我仍盡力以這樣的視野，描繪出在會遇的當下，我與這些高齡者相遇的場景、敘述的語氣、感受及姿態。

書寫過程中，我不斷經歷拆解重構的分析行動，過往曾憂心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刪除、篩選，將使這群人的輪廓面貌扁平化；待至成書，此種憂慮則化為另一種苦惱，如何能夠同時使人物血肉飽滿、又不失人物間的關係連結及其與大社會的互動？「非虛構」如何能吸引人又同時在顧及倫理的條件下傳遞思想？在作者與對話對象關係差異、風格模塑、觀念與思想釐清等多種變項交織下，書的寫作再次因時間遞延而產生質變。

我曾以為自己可以作為一名被動的參與觀察者，不干擾事件的發生、不影響他們的生活。但在研究結束以後、當這群人的生命一個個走向盡頭時，卻發現這是天真、虛幻的想法。我不僅只是個旁觀者，而是深深地涉入其中。與他們相處的經驗早已滲透進我的生命，與個人生涯交織在一起。在我的生命發生變化的時候，

²¹ Ingold, 1993；轉引自李威宜，2016。

同時照見他們的生命起伏，偶爾咀嚼，彷彿也出現一些微光引領。

我想起起初觸動了我的「差異」。行至當下，雖然差異的質地被辨識得更加清晰，卻也讓我漸漸感覺在差異之上，我們之間其實存在著相似與共享。在生命感受擠壓與艱難的時刻，可能所有人都體會過成為「差異」者的格格不入。「高齡者」所受到的對待，可以類比到其他處境。所有在各種身份與標籤下受到限制、刻板印象與區別對待者，或許都是一個個受標籤所累的受苦者。

我在研究過程中，深刻體會到與異見共存的状态多麼艱難卻又可貴。因此在書的最末尾，想要許下心願：盼望曾感到不得其所的人們，能夠找尋到舒展自己的空間，獲得安歇與滋養；也企盼當我們在面對差異的他者、不理解的對象時，能夠停下腳步，暫緩輕易簡便的結論，柔下剛硬的拳頭與心。期待彼端與此方，那方與這端，在某些時刻，可以同在、可以共鳴，也可以站在一起。

曾有人形容「生命搖搖晃晃」，在成書之時回望這一段路，無比貼切。這群高齡者遭遇各式各樣的苦痛、難關，離死亡越近，越見己身渺小，所有人的路徑似乎都曲曲折折、少有平順。確實，生命搖搖晃晃，時刻晃動著未知、不安與變化，不過在晃動與不穩之中，人們也未曾停下腳步，而是以各自的方式繼續前行。這千姿百態的共舞，終究極其美麗。